

永远的第一

□赵钧海

1955年,22岁的陆铭宝看上去很帅气,可彰显更多的是憨厚与朴实。我一直认为憨厚朴实与英俊帅气是两个属性截然不同的词汇,但是我的经验失算了,在陆铭宝身上这两个词完全可以画等号。

那时候,马骥祥是陆铭宝的领导。他目睹了整个黑油山一号井选址和钻探的全过程。马骥祥人高马大,很有一股军人打仗的威风。他看上去更像一头壮实的公牛。他那时最焦灼的事还是黑油山一号井开钻的事。因为黑油山一号井将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后来,马骥祥转战到了胜利、江汉、华北、大港等油田,为中国石油立下过赫赫功勋,但因渤海2号事件受到了处分。马骥祥在1986年说:当时大家都感觉陆铭宝不错,人憨厚朴实,又有文化,还能团结职工,于是就相中了他。选陆铭宝是好中选优。

青年陆铭宝就这样被选为钻探准噶尔盆地西北缘黑油山一号井的1219青年钻井队队长(技师)。早先在没有见过戈壁荒滩之前,陆铭宝对戈壁滩还是很发怵的。他觉得那是瘠人又寸草不生的死亡之地。但当他6月中旬的一天乘坐着苏式嘎斯卡车向黑油山进发时,却意外发现戈壁滩原来也是很美丽的,那一丛丛红柳绿中透着嫣红,那一片片梭梭更是充满着盎然生机,不时有黄羊、沙狐和野兔在林中穿过,好一派迷人的景象。陆铭宝的心于是就舒坦了许多。

当然,英俊帅气的陆铭宝来到亘古荒原上黑油山的时候,那炙烫的阳光还是让他感觉到了什么叫赤日毒热。这才初夏的6月中旬。陆铭宝有一种即将打一场恶仗与苦战的心理预感。但看着由前期安装队吾守尔他们安装的庞大井架兀立在荒原上,他脑海里还是倏地升起了一股神圣而庄严的使命感。这种庄严的使命感与打恶仗苦战的心理预感交织在一起,又让他觉得肩上有沉甸甸的千钧重担。他于是又憋足劲儿挺起了胸脯。

1992年6月,我在一次会议上看到了已经两鬓斑白的新疆石油局副局长陆铭宝,我问陆总:1955年是不是特别艰苦的一年?已经不再年轻的陆铭宝依然带着浓郁的上海口音,淡然地说:条件是差一些,可现在不觉得怎样了。那时候我们一心要打新中国第一口油井,始终处于高度亢奋状态,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是不是很好笑?后来就出油了,扎根了,安心了。

我翻开记载有青年钻井队打第一口油井的资料:……太阳酷热,蚊蝇横行,干渴缺水。一日大风袭来,把帐篷吹跑了,我们只好裹着棉衣趴在地面上,狂飙过后,大家都找不到棉被和脸盆了,但我们能看到一双双闪动的眼睛和荒原上站立的井架……

就是这个黑油山一号井,让钻井队长陆铭宝得到了标志着克拉玛依几个第一的荣耀。这几个第一,就像一块块美玉闪烁着绚丽的光彩:任克拉玛依第一个钻井队队长,打克拉玛依第一口油井,建克拉玛依第一个家庭,生克拉玛依第一个孩子。

陆铭宝的妻子杨立人是来克拉玛依的第一个女人。那时当然还没有克拉玛依这个

地名,那时叫黑油山。水灵灵的女人杨立人是当年黑油山一道靓丽的风景。曾任中国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的马骥祥因渤海2号事件被免职后,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他这样评价当时亭亭玉立的杨立人:杨立人当时被大家美称为——黑油山上一枝花。

黑油山其实是一座无法生长美丽花朵的油沙山。那时候在黑油山上一花独放的女人杨立人,既是采集员,又是泥浆化验工,还抽空给众多男人洗衣服。于是,杨立人就显得格外显眼也格外诱人。她的显眼与诱人让同伴们在许多年之后仍然心存温馨。我在1994年偶然遇到了当年1219青年钻井队的副队长艾山。他古铜色脸庞上依然留着当年风吹日打的印痕。他用不十分熟练的汉语说:杨立人那时候很漂亮,红石榴一样,还是我建议队长长把“洋缸子”(爱人)接到井队来的。为了接这个红石榴,我们大家用业余时间,给他们挖了一个大地坑,用油毡纸和梭梭柴盖上,就成了他们两个人亲亲密密的新家。知道吗?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新家。

艾山我就见过这一面,但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1995年夏天,我被组织上安排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将那些当年在一号井打井的1219青年钻井队队员们召集在一起并背向一号井井碑,照一张合影。这事虽然曲折迢迢又头绪纷繁,但我还是办成了。那张合影照片现在就储存于克拉玛依矿史陈列馆50年代展厅。一晃又11年过去了,我不知道照片上当年健康的功臣们是否还安康,但那一年相聚时只召集到17人。

杨立人的个人经历的确与副队长艾山叙述得相差无几。她于1955年8月来到黑油山。她别无选择地住进了那个同事们挖好的大地坑。那地坑其实仅有七八平方米。如果让今天迅速崛起的房地产老板们收购或竞拍一下那个地坑,我不知道有没有现实意义,可我总是想在某个雨后又晨曦初露的清晨,去寻觅一下那个曾经充满温馨又充满趣味的地坑之家。

在这个朴素简陋而几近原始的地坑之家里,陆铭宝与杨立人有过一段甜美滋润的爱情生活,也有过为后来新中国石油工业谱写娇妍一笔的美好记忆。这个美好记忆只有陆铭宝与杨立人最清楚。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们当时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第一个油田的诞生。

从1955年7月6日开钻,到10月29日黑油山一号井喷出工业性油流,1219青年钻井队共打了115天时间。陆铭宝清晰地记得,这115天是何等的难挨又是何等兴奋。他说:打到300多米深时,突然发生了井喷,那狂吼的水柱呼啸而出,卷着泥沙拍打得井架啪啪直响,也急促地颤抖。当时把他吓坏了。那气流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蒙了。作为技师队长,他意识到必须冲锋在前……于是,在陆铭宝带领下,1219青年钻井队组成了突击队。他们硬是把钻杆下到井里,然后用脸盆、铁桶或碗缸回收股流的泥浆,压井……当井喷被制服时,陆铭宝才感觉浑身散了架。

后来,我问了陆铭宝第二个问题:一号井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个里程碑,它的

位置很重要,您觉得是不是宣传不够呢?

陆铭宝说,一号井对我来说,只是过去,只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一个油田的发现,有一个很长的地质勘探与开发过程,我们只是一个小小水滴,倒是二号井让人终生震撼。

1955年12月,陆铭宝井队又接受了打二号井的任务。当时气温零下30多度,北风夹着雪粒咆哮,冰魔笼罩了整个世界。就在那样的天气里,他们严格按安全防冻措施生产,即便是手冻伤了,冻裂了,皮被铁沾掉了,他们都没有停钻,也没有让水管线冻裂。

然而可怕的井喷还是发生了。那次井喷让所有人都领略了一次冰冻三尺的洗礼。井里喷出的水柱迅猛地冲上了天车,冲出了井架,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30多米高的井架被封冻住了,完全变成了一座巨型冰塔。

陆铭宝说,那次井喷抢险中他被硫化氢气体熏倒在了井场上。很多同志也都倒在了井台上。经过整整3天的抢险,他们才控制住了可怕的井喷。当冬日的斜阳散射在他们每个人如同冰铠冰甲一样的身体上,他们才发现这个庞大的二号井架,早已变成了一座壮观的冰山。年轻的摄影记者高锐还招呼大家一起照了合影。

陆铭宝平静地叙说着二号井的往事,似乎说得很随意,但我还是感受到了那随意中隐藏的激动。陆铭宝所说的那张集体合影照片,就是后来成就了那位摄影记者高锐的著名照片《冰塔冰人》。高锐因《冰塔冰人》成为了一位名人,也因《冰塔冰人》成为了克拉玛依摄影家协会主席。

我与高锐的私交还算不错,他是我的领导。他曾经是克拉玛依矿史陈列馆的副馆长,我是专写文字大纲和解说词的文字编辑。高锐后来的形象是酒痴摄影家。他一边喝酒还一边作诗。他的挚爱就是:浓茶、烈酒、莫合烟。后来,他真的戒酒了,但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留下了代表作《冰塔冰人》。

《冰塔冰人》现存于克拉玛依矿史陈列馆50年代展厅。那是一张让许多人看过都会眼眶湿润的老照片。那照片上有当年参加抢险的马骥祥、王炳诚、陆铭宝以及一群威武的铠甲勇士们,还有那座巍峨的冰塔。

二号井让陆铭宝钢铁般铭记,我觉得可能还与他和妻子杨立人居住的那间地坑之家有关。在那个凛冽的冬季,冰冻的钻塔与温馨的地坑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那组合如优美而飘逸的琴声,弹奏出了一曲奇妙而和谐的音乐。我从陆铭宝那深邃的瞳仁里,悟出了那种温柔与温暖。我不知道当年那个地坑之家在近半年的漫长冬季,有过他们多少温暖与温馨的回忆,但那个地坑之家却真切切地孕育了克拉玛依第一个孩子。其实,许多带有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多半并不是用豪华背景做支撑的。生活本身就是如此。

陆铭宝与杨立人用爱情结晶孕育出了克拉玛依第一个小公民。她是个欢快的女婴。她就是1956年12月21日发出第一声啼哭的美丽花朵——陆克一。

1997年陆克一成为我的中青班同学,一起度过了3个月时光,一同参观了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和苏州的名景寒山寺,在那里我们还装模作样地吟颂了唐代诗人张继脍炙人口的名诗《枫桥夜泊》。

陆克一是长着一对美丽的大眼睛,留着一头乌黑的秀发。她身材匀称,个头高挑,蕴含着无穷的女性韵味。她的个头看上去要比她父亲陆铭宝高出一大截,这倒印证了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老话。

一只盘旋的鹰 在异国的歌声里
缓缓抖动黑色的翅膀
你看见自己的梦想
在哈法亚巨大的高空延伸着
脚下 是一片更加广阔的视野

面对井架

面对井架
我们必须做好站稳的准备
如果谁有一种
心理上的压迫感
这就是钢铁的力量
金属的性格 常常是
用自身的质感
书写存在的价值
面对井架
我们必须仰望
必须把目光抬向一定的高度
因为 有些境界
不是普通的视角能够看到
比如塔顶上的红旗
它绝不仅仅是
随风昭示的耀眼的颜色
在苏丹的喀土穆
你会常常抬起头
仰望塔顶的一抹飘红
于是 你感到井架正在体内
给力地生长
灼热的空气中
一只飞鸟
把思绪带回祖国

面对井架
我们应该想到 站立
绝对不是最终目的
这就像人活着
绝不仅仅是为了站立和行走

你天天面对井架
像面对老朋友一样
你懂得井架的语言井架的思想
因为你自己也有井架一般
钢铁的身骨
无论多么艰苦的环境
你都始终泰山般坚固

这场风

这场风,在茫茫的世上
还要刮多久,才能露出
你脸上的沟壑,才能露出
几十年前的,那弯曲的背影

草甸子上的脚窝,到今天还是实的
也是硬的,通向旷野上
高高隆起的云层
再瘦小的卡钳,只要被一双粗糙的手掌推动
就能咬紧三叠石的棱角
就不再松开

半夜了,低压的咳嗽声
点亮了钻塔上的灯
显影着,井场上的泥泞
这场风,没有停
风里夹带着雪,卷起
冻伤的羊皮袄,发抖的洗脸盆
遥望故乡的眼睛,有些模糊
揉一揉,再揉一揉
心里头,猛然一紧

结冰的馒头,在怀里
暖热了一半,另一半
和着石油的指纹咽下,在胃里
继续解冻,却生发出
搬动大地的能量
胸膛里的油藏,正是对一次井喷的呼应

这场风还在刮
行进在从未中断的路上
是更多的铅盔,红杠服
更多的红工装
一起汇入了,又一个平凡的黎明

像我父亲的人

劳动的间隙,偶尔抬起头来
看人的眼神像,身子疲倦
坐地上,端着碗吃饭
吃一大口,想起什么,突然笑起来像

和我父亲一样,很少笑
表面严厉,内心柔软,也像
吃苦受罪也像,还不在于
还觉得应该,寒夜里
悄悄捶着关节炎的腿,又起身走远
也像,有多少盼望就有多少失落
在外面工作,离家远
有一年路程那么远,回来一身的风雪
却能暖和一屋子的惊喜,也像

李新民印象散记

□任玉昌

因为工作的机缘,我很早就结识了大庆油田钢铁1205钻井队的第18任队长、被称为“大庆新铁人”的李新民。这些年他的言行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06年深秋。那年春天,他带队到苏丹去打井,他第一次倒班回来,已经是大半年后了。眼前的他又黑又瘦,或许时差还没倒过来,眼眸里透着一丝疲惫,与我想象中的铁人传人大相径庭。问起他在国外打井的情况,他平淡地说:“就是换个地方打井,都是正常工作,真是没啥可讲的。”其实,我已经知道他初到苏丹的一些事,我心里有一些问题想问他,看他这么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他带着有50多年光荣历史的1205钻井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全队士气高昂,都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在苏丹港,他们6个人6天就完成了上百部设备、上千吨钻具的清关工作。设备运到井场后,他们才发现,由于货轮曾在南海遇到过大风暴,船舶进水,三台柴油发电机中有两台被海水严重腐蚀不能用了,发电机是井队的动力核心,而且必须两台同时运转,才能开钻。距离合同规定的开钻日期只有10天了。更要命的是,苏丹的雨季就要来临,如果不能如期开钻,迅速开钻,钻井设备就会陷在沼泽里。甲方知道后,认为1205队绝对不可能如期开钻了,要求他们赶紧撤离,修好再回来。而李新民却向甲方保证一定如期开钻,否则愿承担一切后果!他用“军令状”堵了自己的后路,顶着巨大的压力,费劲周折修复了一台旧发电机,按时开了钻,提前打完了1205钻井队在海外的第一口井。

几年后的一个夏天,我们几位同事一起和他聊天,气氛非常融洽,我借势把几年前的疑问和盘托出:“李经理,你刚到苏丹时想过没有,设备是海运过程中损坏的,不能按时开钻,是所谓的不可抗拒力,责任在海运公司。你向甲方承诺一定按时开钻,如果不能如期开钻,或者旧电机再出问题,责任可就全是你的了!”

这些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像他这样深谙国际规则的人为什么会走这一步险棋?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要是那么想事,事还没做,就先想失败,那啥事都别想干成了。在国外闯,就得一个心思,无论如何,就得把事干成,那才能成功!”

我领略了他的直率,更深深感到他的意志和担当。第二个印象深刻的场景,是他从苏丹转战到伊拉克哈法亚油田以后,那是他打完两口井后回国休假期间。据他讲,伊拉克和大庆地质情况大不相同,大庆是陆相沉积,哈法亚是海相沉积,地下有厚厚的石膏层和盐层,对他们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当时手里只有伊拉克30多年前的粗略勘探的地层资料,许多关键

石油的体温

(组诗)

□第广龙

天大地大的平原上
这个说话声大的人
这个弯着腿走路却不屈服的人
这个杠杠服破了还在穿的人
已经远去了,他的热量
过了这么久,还没有散尽
还留在掉漆的钢盔上
还凝固在能发出亮光的吊卡上
还静止在一封封发黄的家信上

在站满钻塔的大地上
我像怀念离开人世的父亲一样
怀念他

出发的行囊

许多年前,就有这样的队伍
为了减轻重量,把故乡留在身后
把老母亲,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和身后的道路,也一并留下
即使这样,扛在肩上的,几乎是半个中国
负重的队伍,超重的队伍
和牛车,和解放牌卡车一起
和铁架子,钻杆一起
和自己的肉身一起
行进着,向着荒原的深处
这样的队伍,不是旅行者
也不是探险的勇士
却把单薄的身子,投进荒凉之地
投进暴风雪,投进漫长的黑夜
这样的队伍,走着又停下
省略了许多,忽略了许多
经过的地方,不光站起了钻塔和采油树
不光留下了粗砺的名字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样的队伍
在延长,在加入
更多的身影,更多的热血
成为其中的一页,记忆有黑白的
也有彩色的,回望亲人的眼神
没有变,延续着的梦想
背负着的责任,也是一样的

数据都没有。打这口井的过程相当不顺利,5个多月的钻进过程中,发生了3起卡钻事故,报废了两个井段,但李新民从中掌握了哈法亚区块第一手的地质资料,总结了这口井施工中的22条教训和16项责任,对地下的情况摸得比较透了。他们只用了47天就打完了第二口井,一举刷新了哈法亚的钻井纪录。甲方发来了表扬信,并决定让大庆钻探再上一部钻机,扩大大庆在哈法亚的市场份额。

我问他,对这段经历有什么感想。他说出一段我至今难忘的话——

“与国际竞争对手比,我们是新手;按照国际市场的标准,我们还有很多差距,但市场竞争遵循的是进化论的原理,不是谁最强大,谁就能生存,而是谁最能适应,最善于学习,谁才能最后胜出。只要我们有不服输的劲儿,有实事求是的作风,有敢于超越的勇气,即使我们暂时不是国际一流,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磨练成国际一流。”

第三个场景是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他要去一个级别很高的会上作报告,会前几天,我们这一班会议工作人员和李新民夫妇同住在一所宾馆里。会期越来越近,大家都高度紧张,领导安排我负责他参会的服装、绶带、稿件等一系列琐事。我们可以说是有些神经质的人,什么事情都得提前一个小时做好才放心,而且对细节都很挑剔,帮他戴上绶带,只要稍有不满意的地方,就摘下来重新弄,正是盛夏,他穿着厚厚的工服,被折磨得汗水顺着脖子流,我心想,这个直率的钻工一定会有些不耐烦,可他看出了我们的焦虑,无论怎么摆弄,他都是面带微笑,一次次彩排,就这样过来了。会前的一天吃晚饭时,他还安慰我说:“兄弟,放心吧,肯定没问题!”当天晚上,我们好几位同事还是失眠了。早餐时,我们看着彼此红红的眼睛,相视而笑。等李新民夫妇来用餐的时候,我忙低声地询问新民的爱人,新民休息得如何? 他爱人笑着说:“我都没咋睡好,他呼呼地一觉到天亮!”那天的报告会非常成功,潮水般的掌声过后,我们激动不已,新民脸上带着憨厚的笑容,依然那么平静。

我们生活在一个英雄主义逐渐消退的时代,许多以前被视为崇高的价值逐渐在被世俗和娱乐解构。无所谓的态度、无厘头行为,反倒成了潇洒时尚的代名词。过度的膜拜英雄,自然是民族的不幸,然而视一切崇高、一切传统都为虚无,未免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最近的几十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无数平凡人的持之以恒、坚毅执著的付出。李新民就是这些人的一个代表,他们就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负载者,是民族的脊梁,真正的英雄。

纪念铁人王进喜诞辰九十周年征文

